

核心提示

身为教育工作者，每做讲座，我言必称“每个孩子都是望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”，与座校长、教师、家长即心有戚戚焉。父母的背影，年幼时唯在模仿，年长时却意在解读。谨以“稚”“土”“倔”三字试析我爸俞天白。我们父子间那些事，由穿梭中德时空的14年2000来封140余万字两地鸿雁浓缩

而成的《留德家书》早已公之于众。一位知名作家道出：“父母是孩子一生的矿藏，现在许多人没工具开采。您，找到了一个缺口，让我们看到了许多贵重金属原来不必花外汇购买的，自家里有呢！当然，您的老爸是一座富矿！”诚哉斯言。父母这座富矿，人皆有之，具备开采之愿、之勇、之能者则寥寥。

# 俞可： 父亲俞天白的背影



稚

奉《时代文学》杂志社给予的“儿子眼中的父亲”之命题，17年前我写下《父亲的稚气》：“像是乡野孩童闯进了都市，满眼是迷离，是好奇，是心动，跌跌撞撞懵懵懂懂地去寻求一个俨若可即的心灵世界。九百余万言，捕捉着冷暖人情，炎凉世味。到头来，却是躁动了一辈子。此乃真情有余而静气不足也。”17年后的今日，我爸稚气依然。

疫情前夕，从教于马里兰大学的王锦园来访。老战友重逢，亢奋不已。聚餐时，我爸古道热肠，频频倒酒敬酒，却碰倒一大罐刚端上的鲜榨饮料。幸好没洒到贵客衣服，只是须劳驾服务人员更换桌布。在家就餐亦然。我爸总把最大的虾最嫩的肉夹到我妈碗里，却常常失手而掉落于地。举手投足犹如髻髻之童。

我妈和我称我爸这种失态为闯祸。一旦事发，他先一阵惴惴，继而一阵愧悔，即便手舞足蹈的高谈阔论亦戛然而止。虽言之闯祸，却无重灾。大事绝不懵。由山村而都市，抑或由教坛而文苑，步步为营。由是观之，与其说稚气，不如指稚趣。

稚趣的外显就是好奇心与求知欲。每次陪同他观展或游馆，我必定不离半步，只是担心他会视展馆为乐园，忍不住伸手触摸展品。恰恰这份难能可贵的好奇心造就其求知欲。他终身好学，不拒新事外物，敢于尝鲜。就说电脑写作吧，1992年便可基本告别纸笔时代，跻身国内第一批电脑写作的作家行列。厉害的是，不用手写输入，直接打字，且采用五笔输入法。伴随着指尖在键盘上飞舞，他步入人生第二个创作高峰期。相较而言，我却固步自封。直至新千年钟声敲响，在留德同学的软硬兼施下，身在德国的我才踟蹰赶上时代步伐。玩智能手机与微信，我爸照样先行一步。如今他竟也刷起抖音，乐此不疲，我却深闭固拒。

稚趣的内在就是童真般的清澈。这份清澈与我妈的纯真，看似偶遇，实为天成。我爸妈结婚那天，恰逢美国宇航员实现人类史上首度登月。“婚姻是一次凿险隧幽的登陆。”值金婚纪念日之际，亦为人类首度登月50年纪念日，我撰文，类比登月与成婚：“既然选择携手远航，何不坚信无限风光在险峰、在幽径，视婚姻与李白诗中所言‘瑶台镜’的约会。”我以为，我爸妈凿险峰探幽径之道便在纯稚。

土

在出生于并成长于大上海的我妈和我的眼里，我爸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。想当年，1956年7月11日，头戴尖顶竹笠，脚蹬多耳草鞋，脖挂土制汤布(当地的一种老式毛巾)，由义乌赶赴金华高考。此乃其人生首度跨入所谓的大城市。来沪至今已越一个甲子，鬓毛虽衰，乡音却未改。义乌话、上海话、普通话搅拌而成的口音，旁人难以解读。他于是知趣地婉拒各类作报告的邀约。我妈餐后时时须清理我座位下掉落的饭菜。他对此却觉得司空见惯。农家餐桌下鸡犬游荡，垂涎于落地的有机物呢。飞虫落入茶水，他照饮不误，好似重返虫鸣雀跃的田园。

尤其置身异国，土洋对照愈发鲜明。我爸留在德国挚友格吕特一家记忆中最深刻的一幕是见面握手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杀青之际，父母赴德探亲。格吕特得知，便盛邀我全家做客。格吕特一家早早恭候在小院门前。他们先把手伸向我妈，以示女士优先，我爸却抢先握手。格吕特惊愕不已。事后我向他们解释，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礼仪。至于此举是典型的中国式抑或乡

土式抑或传统式，难以判断。由此可断言的倒是，我爸阅读海量西方文学名著，却阔洋而不识洋。

沪上长达一个甲子的文学创作生涯，从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吾也狂医生》到最近一部长篇小说《金银坞》，老家义乌这个母题贯穿始终。我爸虽以海派城市文学与金融文学走进文学史，但其文字无处不氤氲浙中红壤特有的芬芳。写不完的义乌，剪不断的乡愁。我爸曾试图年年暑假把我送回义乌老家，我却因农村生活不适而屡屡逃回上海。他最终把我送往德国。

初抵德国留学便亲历狂欢节。我把所见所感所思写人家书，并在所附照片背面写上：不论我脸上如何涂鸦，这个节日永远不属于我。我爸读信后快快地沉吟许久，直指这一行备注道出“强借狂欢之乐，倾诉初到异国他乡的游子心灵深处的孤独与悲凉”。他回信道：“应该说，还处于‘年少不识愁滋味’的你，上了‘层楼’，说出来的，却是真正的‘愁滋味’。可以说，这是你的成熟，是幸；也可以说，是剥夺了‘年少不识’的幸福年代的悲哀，是不幸。作为父母，从感情上说，是不幸；从理性上说，却是幸。”这种“愁滋味”实为由父而子流淌不息的乡愁，即法国哲学大师柏格森的核心概念“绵延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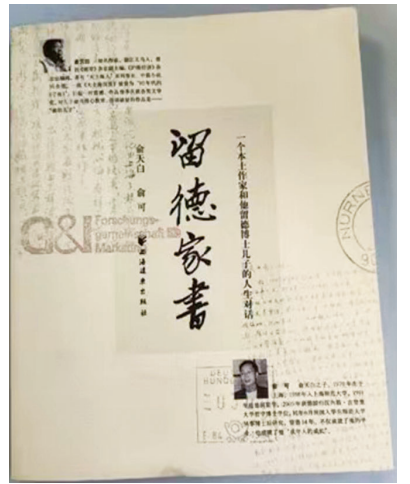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之际，《中国教育报》文史专刊邀我共同策划纪念专版。我提议以陈望道为主题，当即拍板。陈望道与我家世交且同乡。除约请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及之徒陈光磊撰稿之外，我亦贡献一篇。篇末如是说：“50年代末，父亲从义乌来沪求学；90年代初，我从上海赴德深造。父子俩竟然逆向丈量了《共产党宣言》传入中国的整个历程！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，父亲为《人民日报》撰写《山村传圣火》，由此激活了那根熄灭24年的‘红头火柴’（陈望道外号）；16年前，我在《神州学人》发表《走出历史》，为此跨入位于特里尔的马克思诞生屋。就在那儿，我购得一幅马恩巨幅头像，成像于《共产党宣言》全文深浅相间的德文字母，在留德期间那间略显窘迫逼仄的租屋，悬于床头，诵读之际，恰似‘红头火柴’照耀我的整个世界。”

我爸土，我亦土。土气，充盈的实为一腔家国情怀。

倔

义乌，“义”字当头。义乌人以铮铮傲骨为荣，古有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继光麾下义乌兵，近有共创开天辟地伟业的陈望道。其外号“红头火柴”，只因一着即燃。身为义乌人，我爸给人的印象就是倔，单位同事谓之大炮。

倔，径直关联性心急。火急火燎的他生活却极有规律。有两件事，他从少年坚



持至今，一是日记，另是晨练。日日记事，可日省三身；晨晨勤练，能健脑强身。气躁气暴的他，股票竟然炒得风生水起。因金融视角入文学，我爸得以结业业内精英。进入股市虽可谓一次误闯，惊悚的股线却并未与他狂躁的情绪同频共振，堪为一奇。更令人称奇的是7年前逃过肝部巨型肿瘤一劫。初闻确诊结果，我爸毫无失落落魄，当夜照常安然入睡，鼾声如雷。回顾此次出差鬼门，我爸在《生命并不脆弱》中写道：“人的生命并不脆弱，脆弱的是人性。”倔即坚。岁月日增，人性弥坚。

因满口假牙用劲咀嚼时便会松动甚而脱落，我反复建议他种牙，他却执意回绝，理由是怕疼。进入耄耋之年，双耳失聪愈烈，于是建议他为耳蜗植入助听器，以便一劳永逸，他更是断然否决，理由是爱静。身为老中医之子并拥有外向性格，怕疼与爱静仅为托词。估计老之已至的他坚信“盈缩之期，不但在天”。倔劲使然。

我爸如今终日捧着手机关注时政生态，捕捉失道损德之行，厉色臧否，恰似愤青。他本应“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”，却愁绪满腔。怒伤肝，思伤脾，忧伤肺。我劝他学学白居易，晚年超然物外，以撰写闲适文怡情养性，他作文却依然直指世道人心。倔，原来源自幼时庭训。我爷爷把张载的横渠四句高悬板壁，使我爸无时不目视无日不诵读及至铭心。没有这股倔劲，何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？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·马尔克斯有言，男人之所以知道他老了，原因在于他开始看起来像他的父亲了。如今，虽已达知天命之年，我却仍未像爸。既因为我并无衰老之兆，更因为我爸仍拥青春之魅。

炯炯双目，铿铿嗓门，朗朗身板，奕奕神采，恍如翩翩少年归来。

据《新民晚报》 俞可/文

人物

他本来想说，但却没有说，因为他那时有一种大男孩的羞涩，让他在母亲面前自夸难以启齿。在母亲去世后的许多年里，他都会后悔自己的这种矜持。他多么想，多么想，把这些事说给母亲听，只为能够看到母亲的微笑。为了母亲的微笑，让他做什么他都愿意。当李局长问他愿不愿意驻村扶贫，帮助那些贫困的农民过好日子时，他想起了母亲的微笑。他知道，如果母亲这会儿还在世，一定会希望他与人为善帮扶脱贫的。他的内心迸发出一种呐喊式的声音：“为了母亲的微笑！”这声音在局长面前发出来时，却变得极其平静而稳重，且透着一种无比的坚定，那就是：“我愿意驻村。”

**任职前的培训**  
扶贫工作一直都是李局长最为头疼的事情，关键是没人肯接手，而且这工作难干，没两把刷子的人还真干不好。他是市人社局局长，又兼着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理论水平高，对于政策的把握能力强。2015年7月底，市委组织部下发了《关于做好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，对全市扶贫工作推进新的安排部署。他深知，脱贫工作目前已进入深水期和关键期，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都要求必须如期高质量完成，所以这工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来不得半点马虎。他一直以来都在市人社局系统里物色人选，杨河芬渐渐从他的几个人选中成为唯一。

■ 山西人民出版社

15  
蒋蒋京的著

《为了母亲的微笑》

他事先下了一番功夫，预想出说杨河芬的几套方案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杨河芬答应得很爽快，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，也没有提出这样那样用来讨价还价的要求。尽管他有些不理解，但他知道，杨河芬只要答应了，就会干出个样子。他心中的这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连载

■ 山西教育出版社

106  
赵树义著

《折叠的时空》节选

我给他钱，老赵生气了，自己地里种的，要啥钱呢！老赵笑着说收下吧，宋勇也笑着说收下吧，气得我直跳脚，你们沁源人怎么能逼着对人好呢？老赵开心大笑，我赶紧掏出一支烟递给他，问，你是护林员，敢不敢抽？老赵朗声道，在俺家院子里，不怕。

坐在台阶上与老赵

抽烟，聊天，他媳妇要倒水，被我劝住。老赵走出大山又搬回，恐怕不只图护林和牧羊方便，他习惯了大山深处的闲散。我问他住在这儿闷不闷，老赵说，俺是个农民，不怕闷，闷了去山里转转就畅快了。又说，我们景风空气好，方圆40里无企业。我看着北山的羊群问他那座山叫什么名字，老赵说，也没啥名，翻过去就是平遥。我哦一声，看着眼前的石头、黄泥、木柴，看着天上的云，想，所谓田园，大体如此吧。

天还早，离开西沟，驱车赶往南湾，去找另一处泉水。将到丹雀小镇时，老赵让宋勇停住车，指着路边悬崖说，这一带有个摩崖造像石刻群，有数十龛佛像，勒石年代大致在南北朝到隋唐年间，

要不要看看？我笑一笑，看。我俩下车，爬上崖壁，蹲在龛前，老赵边辨识边说，石龛30厘米见方，保存完好，题字清晰，左壁刻有张兴敬造像发愿文，造于北齐武平五年（574），字体为隶书，字形粗放古朴。旋即，老赵又去数字，嘴里念念有词，8行，每行9字，八九七十二，尾行少两字，共70字。数罢字，老赵又开始拍照，我先行退下。

路边百日菊当中间有几朵蓝萼、红萼，黄蓝红交错，别有风致。我俯身拍了一张特写，起身见一辆电瓶车从丹雀小镇方向迤迤而来，竟是田斌。人未到，声音先到，我猜你们今天还会回来，果然。我说，我们只是路过，我们要去巡河。